

美国地缘环境解析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胡伟¹, 刘晓凤², 葛岳静^{1,3*}, 胡志丁⁴, 刘文新⁵, 党琴¹

1.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 北京 100875
2. 香港大学地理系, 香港 999077
3. 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西宁 810008
4. 华东师范大学全球创新与发展研究院, 上海 200062
5.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杨凌 712100

摘要 基于地缘环境理论, 构建了地缘环境解析框架, 从地理环境、地缘关系、地缘结构和地缘空间 4 个层次对美国地缘环境的动态变化进行了系统的解析。地理环境赋予美国有利的地理位置、优越的地理条件、绝对的地缘优势和拥有世界权力的可能。美国的地缘关系在其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对抗、竞争、合作、同盟等多种形式。地缘结构具有重要功能, 倒三角结构、多极结构、两极结构、一超多强结构带给美国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等方面的地位、权力和利益, 美国面对中国崛起的地缘理念结构亟需更新。美国主要的地缘空间横跨北美洲、亚洲及欧洲, 可划分为腹地、核心地缘空间、海洋地缘空间和外围地缘支点。进入 21 世纪, 美国的国内、国际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其对外关系与地缘战略也呈现出新一轮的变动和调整, 以适应新的地缘环境。中国在和平崛起过程中可以通过建设潜在的印度洋通道、构建互利共赢的“朋友圈”、制定自身发展的地缘战略等手段积极塑造自身的地缘环境, 破解错综复杂的地缘环境问题, 维护中国地缘安全。

关键词 美国; 地缘环境; 地理环境; 地缘关系; 地缘结构; 地缘空间

影响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地理位置及其所附属的地理要素的时空关联情势构成地缘环境^[1]。纵观历史上的大国兴衰, 地缘环境的影响不可忽略, 其对国家兴衰的影响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托克维尔曾指出美国大幸不在于其拥有顶得住大战的联

邦宪法, 而在于拥有一个不畏惧战争的地理位置^[2]。然而, 地理位置只是美国优越的地缘环境的一部分, 美国建国 200 多年发展为全球超级大国, 其有利的地理环境、动态的地缘关系、不断更新的地缘结构和蔓延的地缘空间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

收稿日期: 2019-03-11; 修回日期: 2019-07-1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6ZDA04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871128)

作者简介: 胡伟,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全球化与地缘环境, 电子信箱: huweilt1990@163.com; 葛岳静(通信作者), 教授, 研究方向为全球化与地缘环境, 电子信箱: geyj@bnu.edu.cn

引用格式: 胡伟, 刘晓凤, 葛岳静, 等. 美国地缘环境解析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 科技导报, 2019, 37(16): 95-107; 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9.16.011

用。美国地缘环境的优势不是与生俱来的,独立初期、扩张时期、冷战时期等不同阶段的地缘环境有着不同的特征,经过不断地对外扩张、积极地改善地缘关系、主动地塑造地缘结构,美国最终获得优越的地缘环境。解析美国地缘环境就是剖析美国如何塑造地理环境、改善地缘关系、建构地缘结构、扩展地缘空间、实施地缘战略和获取地缘利益,从地缘环境的视角阐释美国发展、崛起、争霸和维护霸权。美国地缘环境是其发展的依托,分析美国的地缘环境能使人获知其长期屹立于世界之巅的地理条件,获悉美国塑造地缘环境的过程与方式,厘清美国地缘战略的意图。中国正处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中美两国在地理条件上有较强的可比性,解析美国地缘环境将为中国破解错综复杂的地缘环境问题和实现和平崛起提供启示。

西方学者很早就开始关注地理要素对国家的影响、作用和意义。经典地缘政治学家基于地理位置、地理空间、资源分布、海上通道等地理要素先后提出海权论、心脏地带论和边缘地带论^[3]。Morgenthau 指出广阔的领土是巨大力量的永久源泉^[4]。Marshal 认为国家是地理的囚徒,地理环境甚至决定了国家发展的上限^[5]。Dougherty 和 Pfaltzgraff 提出地理条件、气候条件、自然资源分布影响国家潜在实力^[6]。毫无疑问,地理要素对国家本身就是具有意义的,地理要素赋予国家某种先天的优势或者劣势。地缘环境作为中国特色的研究主题,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逐步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地缘环境内涵与理论、地缘环境评价、地缘环境中地缘关系、地缘环境研究方法等方面^[7]。地缘环境的内涵与理论研究,探讨了地缘环境定义、地缘环境系统、地缘环境演变动力和地缘环境解析等问题^[8]。中国周边的南亚、中亚、东南亚、俄罗斯、印度、日本等区域和国家是地缘环境评价的主要对象^[9]。地缘政治关系、地缘经济关系、地缘文化关系的发展变化、空间分异和影响因素是地缘关系研究的主要内容^[10]。社会网络分析、地缘环境分析模型、地缘环境系统模拟等研究方法正在推进地缘环境研究手段的革新^[11]。作为超级大国,美

国的地理环境、地缘区位、国际关系和地缘战略长期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12]。然而,从地缘环境的视角出发,多维度地解析美国地缘环境演变过程,进而分析美国的地缘空间构成与战略演变过程的研究尚不多见。本文基于地缘环境理论,基于构建地缘环境解析框架,对美国地缘环境进行系统解析,以提升对美国地缘环境、地缘战略的认知和理解,为中国解决所面临的复杂地缘环境问题和维护中国地缘环境安全提供决策支持。

1 地缘环境理论

地缘环境是指地理上相邻近国家或国家之下的部分区域组成的地缘体的地缘关系以及由地缘关系组成的地缘体的地缘结构、功能和影响地缘体的地缘关系的所有内、外部地理环境条件的总和^[7]。概括而言,地缘环境是由依附于地缘体的地理环境、地缘结构、地缘关系共同组成。地理环境主要指地缘体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各种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的总和^[7]。国家之间交互往来必然产生各种联系,这种联系造就地缘体之间的地缘关系。国家间的地缘关系指以地理位置、综合国力和距离等地缘环境要素为基础所产生的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军事、地缘社会文化、地缘资源环境等关系^[7]。虽然距离上的邻近是地缘关系产生的重要基础,但在现代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助推下,地缘关系已经拓展到更加广域的范围^[1],非邻近的地缘关系与邻近的地缘关系同等重要。地缘结构指国家之间或地区之间在所处地缘环境下受不同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联系而形成的反映在地域上的空间结构、物质结构和理念结构^[7]。地缘结构不仅是某种规则和秩序,也是地缘体所拥有的权力在地缘环境要素、地缘空间、国际秩序等方面的反映。

地缘体指在一定空间尺度上具有独立行为能力的政治或经济实体^[8],国家是最主要的地缘体。地缘体是地缘环境的主体,地理环境、地缘关系和地缘结构依附于地缘体,地理环境、地缘关系、地缘

结构都不能离开地缘体而单独存在^[13]。地缘环境是地缘体成长、发展和开展一系列活动的综合环境。事实上,地缘体、地理环境、地缘关系、地缘结构共同构成地缘环境系统。在地缘环境系统中,地理环境是基础,地缘体是中心,地理环境、地缘关系、地缘结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地理环境奠定地缘关系和地缘结构的物质基础,地缘关系维系地理要素关联,地缘结构驱动地理要素关联^[13]。地缘关系影响地缘结构,地缘结构支撑地缘关系^[13]。

随着科技进步和时代发展,新的地缘环境要素不断涌现。资源、人口、资本、贸易、信息等地缘环境要素的流动正在重塑世界政治经济地图。国家之间已不再仅仅是物理区域和地方之间的联系,地缘体之间要素交互所带来的“流”关系正使得地缘关系趋向于更加复杂、多元的网络关系。国家的地理界限日益模糊,商品市场和服务市场的边界正在补充或替代领土边界^[6]。信息空间超越传统的地理空间限制^[14],使得国家的地缘政治经济空间进一步延伸。时空压缩技术对国家地缘产生深刻影响,地理距离重要性下降,地缘安全不再局限于国家领土安全,技术优势对于维护国家地缘安全的重要性上升。新技术正在使得那些曾经无法开采的海底资源和外层空间资源的利用变得可能,新能源出现将改变现有的世界能源格局。气候变化导致的资源争夺加剧、跨境移民、生态难民等问题增加了国家维护自身地缘安全的难度^[14]。全球范围内,国家面临的地缘环境更加复杂,国家间联系方式更加多样,地缘关系趋向复杂化,不同形态地缘文化日益融合演化,地缘结构在空间结构、物质结构、理念结构上也进一步复杂化。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人类文明、科技、制度、社会等如何发展,地缘环境始终在某种程度上塑造和影响地缘体。

地缘环境解析主要是解析地缘环境要素、分析地缘关系、剖析地缘结构、预判地缘环境态势和解析地缘体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实践。然而,中国地缘环境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并没有明确的地缘环境解析框架。相关研究围绕地缘环境态势、地缘环境要素、地缘关系、地缘结构、地缘环境的演变机制、地缘体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实践等内容进行

了积极的探讨^[13],推动地缘环境解析从态势格局评判走向要素、关系和结构的解析,但没有成熟的地缘环境解析范式。经典地缘政治理论注重地缘环境要素分析^[15],而地缘环境实证研究则证明多要素的综合分析才能更好地厘清地缘环境演变规律^[16]。借鉴地缘环境理论、经典地缘政治理论和地缘环境研究相关研究成果^[7],本文提出地缘环境解析框架(图1)。首先,地缘环境解析离不开地缘体,确定和识别地缘体是地缘环境解析的首要步骤。其次,地理环境是地缘环境的物质基础,解析地理环境要素才能熟知地缘体生存发展的本底要素。再次,地缘环境要素在地缘体之间流动会产生各种地缘关系,分析地缘关系将帮助我们了解地缘格局和地缘态势。最后,地缘结构是地缘环境要素和地缘关系的形构,探讨地缘结构才能明确地缘体在地缘格局中的地位 and 权力。地缘战略是地缘体在地理环境、地缘关系和地缘结构基础之上,为了某一目标而制定的发展战略或计划。国家尺度的地缘空间是国家利益的地理范围,其以地缘关系形成的利益网络为基础,并受地理环境、地缘关系、地缘结构和地缘环境要素的影响。因此,地缘结构分析不意味着地缘环境解析的终结,通过地缘环境解析来探讨地缘空间、解析地缘战略、判断地缘体行为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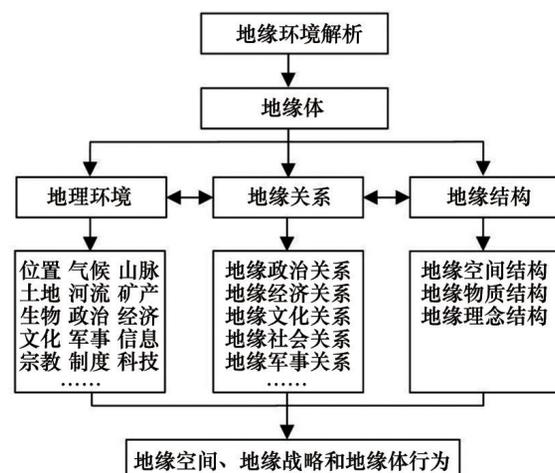


图1 地缘环境解析框架

Fig.1 The analysis framework of geo-setting

2 美国地缘环境解析

2.1 地理环境

独立之初的美国是一个仅有 13 州的小国(图 2),国土被限制在阿巴拉契亚山以东的一条狭长地带,领土面积仅有 83.5263 万 km²[7]。资本主义工商业和种植园经济并行发展,但陆路交通不便,劳动力短缺,经济实力弱小。北部是强大的英国,南部

和西部是老牌殖民国家西班牙,美国同英国、西班牙都存在着复杂的边界纷争,美英在俄勒冈的边界纠纷甚至演变到爆发战争的边缘。东面的大西洋是美国对外贸易的交通要道,制海权却掌握在大英帝国手里。此时的美国领土狭小、劳动力短缺,陆上面临英国和西班牙的南、北、西三面夹击,海上面临大英帝国的遏制,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地缘压力重重。



图2 美国领土扩张

Fig.2 Territorial expans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西进运动和对外扩张使得美国的陆地领土比独立时的领土扩大了 10 倍[17],陆地领土从濒临大西洋扩张到濒临墨西哥湾、太平洋、北冰洋,占据了北美洲大陆的主体板块,领海从美国东部海域扩张到太平洋、北冰洋,囊括夏威夷、关岛、波多黎各等众多岛屿,成为同时拥有广袤海洋空间和陆地空间的大国(图 2)。扩张后的美国,西部科迪勒拉山系、中部中央大平原、东部阿巴拉契亚山三大地带纵列分布,密西西比河水系纵贯大平原,寒带、温带、热带多种气候并存,五大湖内接密西西比河,外连大西洋,煤、铁、石油、天然气等矿产资源储量位居世

界前列,海岸线绵长,良港众多,地理环境得到极大改善[12]。美国地缘环境因此获得极大改变,太平洋和大西洋使得美国远离其他大国,避免了强大邻国的制约,更不会存在地缘安全困境,而地理位置上的相对孤立所带来地缘地位的孤立更使得美国在与其他大国交往中左右逢源。扩张后的美国,实力大增,北部的加拿大和南部的墨西哥既无进攻美国的愿望,也无进攻美国的实力[18],因此,美国几乎没有陆地边界的地缘压力,不仅获得其他大国所不具备的地缘优势,而且有机会在国际地缘政治博弈中充当“平衡手”“中立国”“霸权国”的角色。

人才、技术、交通、金融、制度等地理环境要素为美国崛起提供了重要助力。大量来自欧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的移民为美国提供劳动力和先进的生产工艺。广泛应用蒸汽机、电力、计算机等3次科技革命成果使得美国工业生产效率不断提高,推动美国经济赶超式发展,为美国冲击世界霸权奠定了物质基础。1948—1981年科技进步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66%^[19]。第3次科技革命使得美国成为世界科技的中心,并为其维护技术霸权地位提供了重要保障。铁路、高速公路、航空等交通网络打破距离的壁垒,将美国同世界各国紧密联系起来。布雷顿森林体系使美元成为世界货币,美元霸主地位得以确立。联合国、世界银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美国主导的国际组织构建国际规则制度,形成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人才、技术、金融等地理环境要素塑造和影响美国的发展、崛起、霸权,这些地理环境要素让美国这一外新月形地带国家逐渐成为世界的经济中心、科技中心、金融中心和国际体系的主导国家。

进入21世纪,美国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都发生深刻变化。国内环境中,美国社会经济发展在经济、产业、贸易、财政呈现出一些新特征,社会分裂加剧。经济上,美国经济增长进入中低速增长时期。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2001—2017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1.84%,远低于1990—1999年年均3.23%的增长率。产业上,美国制造业在全球化进程中大规模向外转移,服务业占据主导地位,金融业、高新技术产业成为美国重要的经济增长点。2016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三次产业增加值的80.2%,第三产业劳动力占比接近90%^[20],股票交易总额是美国GDP的2.26倍。贸易上,美国面临着巨大的贸易赤字,中国、墨西哥、日本等国家成为美国主要的贸易逆差国家。2017年,美国贸易逆差达到5660亿美元。财政上,美国债务规模不断扩大,财政赤字居高不下。2017年,美国财政赤字达6657亿美元,政府债务规模超过GDP。社会发展上,阶层分化不断强化,中产阶级大幅缩减,社会贫富差距更加悬殊。1991—2016年,美国基尼系数从0.382上升至0.415,超过国际警戒线。

2001—2017年,美国最富的10%人占美国国民收入比重呈上升趋势(图3^[21]),2017年达到了50.14%^[21]。此外,阶级矛盾、种族矛盾不断恶化,“白人至上”主义复苏,政治选举分裂斗争加剧,“占领华尔街运动”“黑人的命也是命”“反特朗普游行”等社会冲突斗争不断涌现。经济上过度金融化,阶级矛盾、种族矛盾上的社会分裂,使得美国社会经济结构走向越战以来最分裂的时期^[22]。国际上,新兴经济体力量不断壮大,美国实力相对衰落已成为客观事实。1960—2017年,美国GDP占世界比重从40%下降到24%。“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先后发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其中阿富汗战争使得美国至今仍陷在战争的泥潭,巨大的耗费使美国背上沉重债务负担和财政赤字,实力大大受损^[23]。特朗普上台后,处处强调美国利益优先,实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巴黎气候协定”“伊核协议”等一系列的“退群”行动,与日本、英国、德国等盟友的嫌隙增大,其国际话语霸权明显衰落,国际影响力已不复从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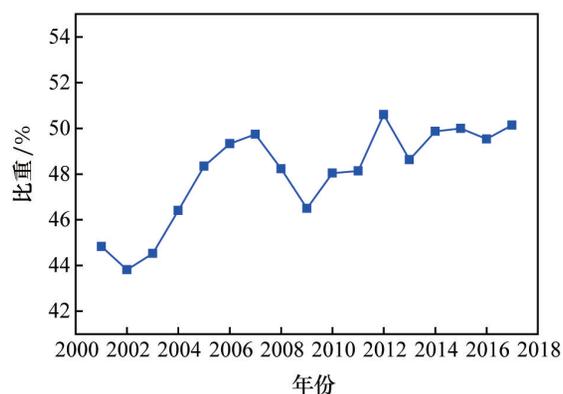


图3 美国最富的10%人的收入占美国国民收入比重
Fig.3 Percentage of the income of the richest 10% of Americans in the income of all Americans

任何国家都是地理环境的“囚徒”,同时也是地理环境的塑造者,经过对地理环境要素的塑造,美国从地理环境上的“输家”逐步成为地理环境上的“赢家”。美国地理环境赋予美国有利的地理位置、优越的地理条件、绝对的地缘优势,给予美国发展、崛起、争霸的地理环境基础。地理环境给予美国拥有世界权力的可能性^[24],也给了美国主宰世界的可

能。进入 21 世纪,美国社会经济环境和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美国进入了一个相对衰落的周期^[23],但美国仍是全球最强大的地缘体。

2.2 地缘关系

美国独立初期,在经济上依附于实力强大的英国^[25],但美英双方在边界问题、贸易问题、渔业问题上矛盾重重,双方关系极其不和睦,甚至出现严重对立^[25]。美法同盟关系在美国的内政和海上贸易受到法国侵犯和干涉后,快速走向终结^[26]。西班牙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跟随法国一起援助美国,但在边界问题、密西西比河航行权问题、印第安人问题等问题上与美国对峙^[27],导致美西摩擦和矛盾不断。因此,美国独立初期的地缘关系主要体现为美国与英国、法国、西班牙之间的博弈或战争。扩张时期,美国地缘关系主要体现为竞争关系。在北美洲,夺取英国、西班牙的殖民地,发动美墨战争掠夺墨西哥领土。在南美洲,门罗总统发表“门罗宣言”,反对英国、法国、西班牙干涉南美洲。在“门罗主义”的旗帜下,美国加大在拉美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培养自己在拉美国家的政治势力,构建美国在拉美地区霸权。

一战和二战期间,美国力求避免卷入战争,出台《中立法》,长时间保持中立。这一时期,美国试图寻求在欧洲大国之间的平衡,其与英法俄等大国的地缘关系体现为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相互妥协、相互包容。在拉丁美洲、亚洲、非洲,美国的经济扩张和干涉仍在持续,美国与这些地区的地缘关系更多的是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28]。冷战时期,美国作为世界上的超级强国,军事力量突破地理界限^[29],美元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影响着每一个国家,美国大众文化和生活方式走向全球,其地缘关系走向全世界。在美苏两极争霸体系下,美国与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资本主义国家和拉美国国家建立起紧密的同盟关系,而与苏联、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形成敌对关系。冷战中后期,随着欧洲国家一体化和谋求自身经济政治地位,美国同英法德等欧洲国家的同盟关系受到冲击,但仍维持了同盟下的“特殊关系”^[30]。中美关系自尼克松总统访华后,摒弃对立,中美之间交流、联系增加。20 世纪 60 年代,拉

美国家民族意识增强,开始反对美国的干涉和控制,与美国在政治上斗争增加,而经济上则形成一种不对称关系^[31]。20 世纪 90 年代,国际地缘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导致美国地缘关系发生重大转变。国际上,苏联解体,美国失去了强大对手的制约,成为全球最强大的单极力量,竭力建立和维护其独家主导的国际秩序^[32]。美俄关系发生根本性改变,巨大的实力差距使得美国不再担心俄罗斯同自身进行全面争夺,双方从全面对抗走向合作^[32],但美俄之间矛盾和利益冲突仍然存在,双边关系在曲折中前进。美中双方达成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共识,美中地缘经济关系得到较大的发展。欧盟和日本力量继续壮大,欧盟的 GDP 超过美国,日本 GDP 在 1995 年达到美国的 71%。这引起美国的忌惮,美国与欧盟、日本在地区事务、经济、科技等领域的竞争日益激烈。

进入 21 世纪,美国自身进入相对衰落周期,积极调整对外战略,以图重振霸权。同时,美国与各主要经济体在经济上高度依赖,地缘经济关系的重要性上升。在地缘政治关系上,美国正在构建一个同心圆式的三环伙伴关系网络,该网络以美国的同盟体系为核心,以民主的中等强国伙伴关系为中圈,以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关系为外圈^[33]。在地缘经济关系上,美国地缘经济网络覆盖全球,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与美国保持着地缘经济合作与联系。由于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巨大变化,加上美国社会的分裂,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复苏,特朗普政府力图通过贸易战缩减贸易逆差,导致美国与中国为代表的贸易顺差国在地缘经济上的对抗与摩擦增多。地缘军事关系上,美国与欧洲各国依旧维持着安全伙伴关系,并处于主导地位^[34],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亚太国家地缘军事关系进一步强化,亚太地区地缘军事关系上升为美国地缘军事关系的重点。进入相对衰落时期的美国竭力防范军事领域的对手,主导北约东扩和遏制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和平崛起,其与中国、俄罗斯在军事领域的摩擦增多。地缘文化关系上,美国同英法德等欧洲国家保持着紧密的文化联系,其民主制度、自由主义价值观、教育理念等受到许多国家

的追捧^[23]。

地理上的“缘”是地缘关系存在的基础。在地缘关系没有走向全球化之前,地缘关系存在则以地理距离的邻近为基础。在世界进入全球化后,地缘关系超越地理距离上的阻碍走向全球化,国家之间地缘流量对地缘关系的作用上升。因此,早期的美国地缘关系交互主体主要是英国、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美国的扩张、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确立和全球化使得其地缘关系逐渐走向全世界。值得注意的是,地缘环境影响地缘关系,其中社会经济环境对地缘关系的影响尤为明显。美国国内问题常常导致美国对外政策转变,进而影响其地缘关系。当前,美国自身的地缘环境要素发生根本性变化才是中美贸易逆差的诱因,美国无视自身发展的问题而委过于人,发动贸易战,给中美地缘经济关系带来挑战。纵观美国200多年的地缘关系演变,无论是对抗、竞争,还是同盟、合作,美国自身实力和国家利益始终起决定作用,并始终伴随其从发展到崛起、再到超级大国的整个过程。

2.3 地缘结构

地缘结构的核心是地缘体力量的对比。在美国建国早期,经济上严重依赖于美英贸易,国际上依靠法国支持,构成美英法倒三角的地缘结构。英法实力强大,处于倒三角地缘结构的左右两端,美国则处于倒三角地缘结构的下部,依附于英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19世纪,对外扩张、科技革命、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等促使美国快速从一个发展中国家变成一个工业化强国(表1),与英法德俄日等世界强国并驾齐驱。美国与多个强大地缘体并存,共同主导国际秩序,形成多极地缘结构。在多极地缘结构中,欧洲地缘结构呈现为多个强国竞争的均势结构,美洲呈现为美国单极地缘结构。在欧洲大国因两次世界大战而衰落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核心大国(表1),同时成为全球唯一可以与苏联匹敌的力量。美国走向世界中心,其地缘结构不再是区域地缘结构而变成一种以自身为核心的全球地缘结构。美国领导其盟国与苏联在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的全面对抗使得美国地缘结构进一步演变为两极地缘结

构。在两极地缘结构中,欧洲大国不得不依靠和依附美国,美国成为塑造国际秩序的霸权国家。苏联解体后,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金融等各方面全面领先于其他大国,成为世界霸主。中国、欧盟、日本等在经济领域的崛起,俄罗斯、中国在军事领域的发展,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的国际话语权增加,这些使得中国、欧盟、俄罗斯等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强国。在一超多强全球政治格局下,美国地缘结构也呈现为一超多强的地缘结构。在此地缘结构中,美国处于金字塔的顶端,竭力维护自身的霸权地位和已有的国际体系。进入21世纪,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崛起,给美国“一超多强”的地缘结构带来强烈的冲击。2001—2017年,中国GDP增长了9.14倍,2017年的GDP达到美国的63.11%,中美之间差距不断缩小(图4)。2001—2017年,中国GDP平均增长率为9.33%,美国GDP平均增长率1.84%(图5)。按照增长率变化趋势,中国GDP将在未来的10~20年赶超美国^[36]。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美国霸权正在衰退,全球范围内的权力正在分散,“一超多强”的地缘结构正在向“两超多强”,甚至“两极地缘结构”发展^[37]。

空间结构和物质结构本质上都是地缘体的实力结构呈现,二者彼此融合。因此,上文阐释倒三角结构、多极结构、两极结构、一超多强结构既是物质结构呈现,也是空间结构呈现。从建构主义视角看,地缘体之间互动会形成相互的看法和观念^[38],理念结构是地缘体之间相互认知总和所构成的一种主观观念结构。虽然霍布斯的弱肉强食哲学根植于美国人血液里^[39],但受国际体系、资本主义制度、自身崛起和维护霸权需要等多重因素影响,相互竞争的洛克文化一直主导着美国的地缘理念结构。今天,当新兴大国崛起使得国际地缘结构偏离美国一超独霸的方向发展,这种理念结构则体现为美国为维护自身霸主地位而对崛起大国采取遏制或制衡战略。在物质结构和空间结构发生变化后,理念结构应当随之更新,当这种更新滞后时,地缘体间冲突和摩擦则会增加。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中美物质结构和空间结构早已发生巨大变化,美国面对中国崛起的地缘理念结构亟需更新。

表1 大国GDP及其占世界GDP比重变化(1990年国际元)^[35]

Table 1 Change of great powers' GDP and their shares of world GDP (1990 international dollar)

年份	美国		中国		英国		法国		苏联		日本	
	GDP /100万	比重/%	GDP /100万	比重/%	GDP /100万	比重/%	GDP /100万	比重/%	GDP /100万	比重/%	GDP /100万	比重/%
1820	12548	1.8	228600	32.9	36232	5.2	38434	5.5	37710	5.4	20739	3
1870	98374	8.9	189740	17.2	100179	9.1	72100	6.5	83646	7.6	25393	2.3
1913	517383	19.13	241344	8.9	224618	8.3	144489	5.3	232351	8.6	71653	2.6
1950	1455916	27.3	239903	4.5	347850	6.5	220492	4.1	510243	9.6	160966	3.0
1973	3536622	22	740048	4.6	675941	4.2	683965	4.3	1513070	9.4	1242932	7.7
1998	7394598	21.9	3873352	11.5	1108568	3.3	1150080	3.4	1132434	3.4	2581576	7.7

注:中国数据不包含香港、澳门及台湾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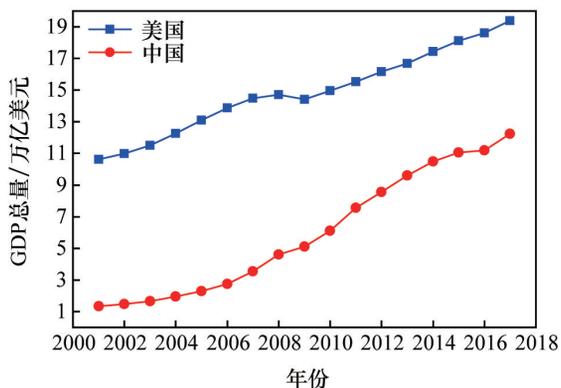


图4 中、美GDP变化

Fig.4 GDP changes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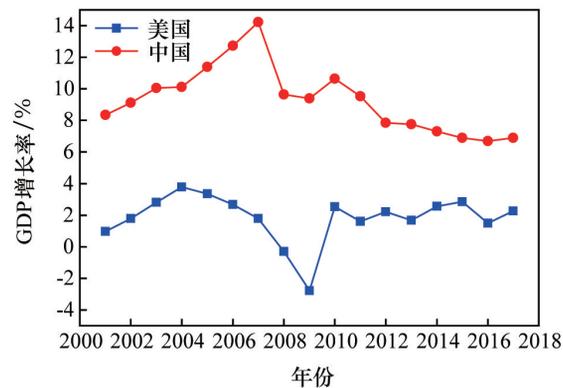


图5 中、美GDP增长率变化

Fig.5 GDP growth rate changes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中美贸易不平衡并非中国崛起造成,而是美国自身发展政策造成。美国若不改变旧的地缘理念,其与中国的对抗、冲突的风险将不断上升。

在美国发展、崛起、争霸、维护霸权过程中,地缘结构随着其地缘环境和地缘关系的改变而演变。地缘结构的价值不仅在于维护秩序的稳定,更在于其带来的功能、权力和地位。地缘体因其所处的地缘结构地位能够获得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等方面的权力。倒三角结构使得美国游走于英法之间时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多极结构为美国19世纪崛起创造了稳定、安全的外部环境,两极结构使得美国获得主导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决策世界事务的权力,一超多强结构则赋予美国维护自身霸权的主导地位。地缘结构逐步走向“两超多强”,美国与崛起大国之间竞争仍将持续,相关国家

地缘战略将迎来新的调整,国际体系也将迎来新一轮调整。

3 美国的地缘空间与地缘战略

地缘空间是地缘体生存、发展、崛起的空间保障。太平洋和大西洋为美国提供了天然的屏障,导致美国的地缘政治位置相对孤立^[40],而相对孤立的地理位置则有利于美国塑造自身地缘空间。在美国尚未崛起前,作为一个区域大国,美国地缘空间局限在美洲、太平洋和大西洋。在美国成为世界大国后,美国的地缘空间迅速向全球拓展。从时间上看,美国地缘空间随着美国崛起而延伸;从空间上看,美国地缘空间以自身为中心,向东从墨西哥湾、大西洋扩展至东欧平原,向西沿美国西侧海域、大

平洋、日本扩展至中国。基于前文对美国地缘环境的分析,将美国主要的地缘空间划分为腹地、核心地缘空间、海洋地缘空间和外围地缘支点(图6)。密西西比河流域是美国腹地(图6 a),这一河流网络连接起来的大平原纵贯美国南北,覆盖了超过1/3的美国国土面积。墨西哥湾和美国本土东西两侧的大西洋、太平洋作为美国的出海口,构成美国核心地缘空间(图6 b)。太平洋和大西洋既是美国本土的天然地理屏障,也是美国的海上大通道,二者构成美国海洋地缘空间(图6 c)。作为美国盟友的日本和英国,不仅是亚欧大陆边缘的两大岛国,更是美国遏制亚欧大陆心脏地带的桥头堡,构成美国地缘空间的外围地缘支点(图6 d)。此外,非洲、大洋洲、拉丁美洲等区域虽不构成美国主要的地缘空间,但也是美国地缘利益遍布的区域。当前,美国主要的地缘空间横跨北美洲、亚洲、欧洲三大洲,远远超出其地缘安全需要。显然,美国的地缘空间不仅是一种地缘利益空间,更是维护美国霸权的地缘战略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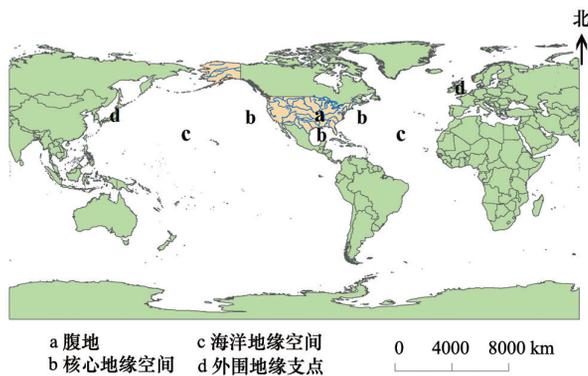


图6 美国地缘空间

Fig.6 Geo-space of the United States

维护和扩展地缘空间不仅是地缘体改善自身地缘环境的行为,更是地缘体的地缘战略实践。地缘空间的维护和扩展始终是地缘战略实践的重要目标。美国独立后,先后经历了大陆扩张战略、海权地缘战略、遏制战略、亚太再平衡战略4个地缘战略发展阶段^[13]。这些地缘战略使美国稳固了周边的地缘空间,并逐渐向更广的地区甚至全球扩张

自身地缘空间。大陆扩张战略使美国领土扩张至太平洋沿岸,同时获取了墨西哥湾和太平洋的出海口,地缘空间从大西洋扩展至太平洋。海权地缘战略引领美国建立起全球最强大的海军,控制许多重要的海上战略通道,确立海洋霸权,控制了加勒比海及太平洋等广阔的地缘空间。遏制战略使美国在亚欧大陆边缘地带建立起一条“遏制线”,将英国、日本变成美国控制亚欧大陆的东西两大地缘支点,地缘空间进一步扩展至前苏联和中国的周边。冷战结束后,美国的遏制战略并未结束,相反,由于美国谋求控制亚欧大陆、防范亚欧大陆出现新的对手而延续。在欧洲,美国领导北约东扩,将波兰、捷克、立陶宛等中东欧国家纳入北约。在中亚,美国通过部署军事力量、培养亲美势力来削弱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力。美国力图通过延续这种遏制战略,压缩俄罗斯的地缘空间,扩大自身地缘空间。在亚太地区,中国崛起,成为唯一能够缩小与美国实力差距的大国,同时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力不断提升。亚太地区的大国崛起一直是美国的心头大患,新的遏制战略“亚太再平衡战略”和“印太战略”应运而生。从地缘空间视角看,美国试图通过这一战略遏制中国崛起所需要的地缘空间,尤其是海洋地缘空间,以保障自身的地缘空间,维持自身在东亚地区的霸权。

当前,美国地缘空间正面临新一轮威胁和变动。全球层面,美国在国际政治事务中主导权下降,在全球供应链中地位正面临新兴经济体的冲击,军事上绝对优势不复从前。地区层面,亚太地区霸权正面临中国崛起带来的结构性挑战^[14],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对美国的威胁仍在持续,欧洲地区盟友的离心倾向增强,在乌克兰、叙利亚等地区问题上面临俄罗斯的强烈对抗。周边地区,美墨贸易逆差、拉丁美洲移民、美俄北极争夺等问题给美国带来持续困扰。为应对这些变化,美国逐步回归“孤立主义”,国际上不断退出各种组织和协定,经济上挑起贸易战,军事上规模增加军事开支,同时限制移民入境。这些措施一方面维护了美国地缘利益,同时也引起美国地缘空间变动。在世界格局

和国际秩序大变革的背景下,美国地缘空间在动态变化中或将迎来新的调整。

4 美国地缘环境解析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并非先天就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缘环境,而是在崛起过程中积极主动地塑造自身地理环境、地缘关系、地缘结构,拓展自身地缘空间,最终获得得天独厚的地缘环境和绝对的地缘优势。进入21世纪,美国的国内及国际环境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其对外关系及地缘战略也呈现新一轮的变动和调整,以适应新的地缘环境。美国地缘环境的发展、演变及调整给中国塑造自身的地缘环境,拓展自身地缘空间提供了诸多借鉴。首先,受中国地缘环境特点及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影响,中国的能源、资源运输严重依赖于印度洋通道,印度洋通道已经成为中国的经济及资源安全生命线。中国可以借助“一带一路”倡议的契机,积极构建亚欧大陆大通道,建设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等潜在的印度洋通道^[42],减轻对印度洋大通道依赖,维护中国地缘安全。其次,美国在崛起过程中,根据自身发展和国家利益需要积极调整与其他国家的地缘关系,为美国崛起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当前,中国正在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更加广泛的利益共同体。为此,中国需要进一步拓展多方合作,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地缘经济、地缘政治联系,构建互利共赢的“朋友圈”,为中国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地缘关系。第三,在全球地缘结构向“两超多强”结构发展背景下,美国正通过印太战略、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美贸易战等方式遏制中国发展。中国可以结合当前所面临的地缘环境,制定自身发展的地缘战略来应对美国的遏制,破解错综复杂的地缘环境问题,拓展中国发展的地缘空间。第四,纵观美国发展历程,人才、科技、金融等地缘环境要素发挥了极其关键的作用,甚至在某些时期一度成为美国崛起的关键性要素。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需要积极培育和引进人才,抢占全

球科技创新制高点,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助力中国和平崛起。

5 结论

解析、认知地缘环境,需要按照科学的路径和框架,解析地缘环境应以地缘体为中心,以地理环境、地缘关系、地缘结构为重点,综合解析地缘环境要素,剖析、诠释地缘空间与地缘战略,进而服务于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国家外交、国家战略等地缘体的实践行为。美国地理环境赋予美国有利的地理位置、优越的地理条件、绝对的地缘优势,给予美国发展、崛起、争霸的地理环境基础,给予美国拥有世界权力的可能。美国地缘关系在其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对抗、竞争、合作、同盟等多种形式,美国自身实力和国家利益在其地缘关系的变化中始终起决定作用。美国地缘结构的物质结构与空间结构经历了倒三角结构、多极结构、两极结构、一超多强结构4个阶段,地缘理念结构则一直以相互竞争的洛克文化为主导,地缘结构带给美国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等方面的地位、权力和利益,美国面对中国崛起的地缘理念结构亟需更新。美国地缘空间以自身为中心,向全球延伸,横跨北美洲、亚洲、欧洲三大洲,主要地缘空间可划分为腹地、核心地缘空间、海洋地缘空间和外围地缘支点。美国地缘空间远远超出其地缘安全需要,不仅是一种地缘利益空间,更是维护霸权的地缘战略空间。21世纪,美国的国内、国际环境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其对外关系与地缘战略也呈现出新一轮变动和调整,以适应新的地缘环境。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可通过建设潜在印度洋通道、构建互利共赢“朋友圈”、制定自身发展的地缘战略等手段积极塑造自身地理环境、地缘关系、地缘结构、地缘空间,破解错综复杂的地缘环境问题,维护中国地缘环境安全。

本文提出的地缘环境解析框架,为分析地缘环境、地缘战略、地缘政治事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地缘环境解析框架不仅能剖析美国的地缘环境演化,而且适用于其他地缘体的地缘环境变化解

析,还能帮助我们透视全球地缘格局演变。国际政治格局纷繁复杂,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各种因素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我们无法根据一种要素就将地缘政治博弈、地缘经济合作与竞争、冲突与战争等彻底解析清楚,但地缘环境要素作为地缘体的本底要素和关联要素,对美国重返亚太、英国脱欧、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等地缘事件有着深刻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地缘环境解析框架,分析地缘事件,剖析地缘事件缘由,厘清地缘事件本质,预判地缘事件发展态势。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宋长青, 葛岳静, 刘云刚, 等. 从地缘关系视角解析“一带一路”的行动路径[J]. 地理研究, 2018, 37(1): 3-19.
Song Changqing, Ge Yuejing, Liu Yungang, et al. Undertaking research on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rom the geo-relation perspective[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8, 37(1): 3-19.
- [2] Tocqueville A D. Democracy in America[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 [3] Mahan A T.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M].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898.
- [4] Morgenthau H J, Thompson, K W, Clinton W D.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M]. Boston: McGraw-Hill Higher Education, 2006.
- [5] Marshall T. Prisoners of Geography: Ten maps that Tell you everything you need to know about global politics[M]. London: Elliott & Thompson Limited, 2015.
- [6] Dougherty J E, Pfaltzgraff R L.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mprehensive survey[M]. New York: Longman, 2001.
- [7] 胡志丁, 曹原, 刘玉立, 等. 我国政治地理学研究的新发展: 地缘环境探索[J]. 人文地理, 2013, 28(5): 123-128.
Hu Zhiding, Cao Yuan, Liu Yuli, et al. A new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geography research in China: Geo-setting[J]. Human Geography, 2013, 28(5): 123-128.
- [8] 葛全胜, 江东, 陆锋, 等. 地缘环境系统模拟研究探讨[J]. 地理学报, 2017, 72(3): 371-381.
Ge Quansheng, Jiang Dong, Lu Feng, et al. Views on the study of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 system simulation[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72(3): 371-381.
- [9] 洪菊花, 骆华松. 中国与东南亚地缘环境和跨境河流合作[J]. 世界地理研究, 2015, 24(1): 29-37.
Hong Juhua, Luo Huasong.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 and cooperation of transboundary river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J]. World Regional Studies, 2015, 24(1): 29-37.
- [10] 苏东辉, 骆华松, 蔡定昆. 区外大国与东南亚地缘经济关系测度分析[J]. 世界地理研究, 2013, 22(1): 1-11.
Su Donghui, Luo Huasong, Cai Dingkun. Analysis of geo-economic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region of Southeast Asia and major outside countries[J]. Asia World Regional Studies, 2013, 22(1): 1-11.
- [11] 潘峰华, 赖志勇, 葛岳静. 经贸视角下中国周边地缘环境分析——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J]. 地理研究, 2015, 34(4): 757-786.
Pan Fenghua, Lai Zhiyong, Ge Yuejing. The surrounding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 of China: A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based on trade data[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5, 34(4): 775-786.
- [12] 宋涛, 陆大道, 梁宜. 大国崛起的地缘政治战略演化——以美国为例[J]. 地理研究, 2017, 36(2): 215-225.
Song Tao, Lu Dadao, Liang Yi. The evolution of great powers' geostrategy during their rise: A case study of the United States[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7, 36(2): 215-225.
- [13] 胡伟, 胡志丁, 葛岳静. 中国地缘环境研究进展与思考[J]. 地理科学进展, 2019, 38(4): 477-488.
Hu Wei, Hu Zhiding, Ge Yuejing. Review of geo-setting research in China[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9, 38(4): 477-488.
- [14] 王礼茂, 牟初夫, 陆大道. 地缘政治演变驱动力变化与地缘政治学研究新趋势[J]. 地理研究, 2016, 35(1): 3-13.
Wang Limao, Mou Chufu, Lu Dadao. Changes in driving forces of geopolitical evolution and the new trends in geopolitics studies[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6, 35(1): 3-13.
- [15] 江东, 王倩, 丁方宇. 大数据时代的地缘环境研究[J]. 科技导报, 2018, 36(3): 41-48.
Jiang Dong, Wang Qian, Ding Fangyu. Research on the geo-environment in the era of big data[J]. Science & Technology Review, 2018, 36(3): 41-48.
- [16] 胡志丁, 葛岳静, 鲍捷, 等. 南亚地缘环境的空间格局与分异规律研究[J]. 地理科学, 2013, 33(6): 685-692.
Hu Zhiding, Ge Yuejing, Bao Jie, et al. The spatial pattern and differentiation laws of geo-setting in South Asia[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3, 33(6): 685-692.
- [17] 伍宗华. 美国早期领土扩张刍议[J]. 四川大学学报(哲

- 学社会科学版), 1983(2): 102-111.
- Wu Zonghua. On the early territorial expansion of the United States[J]. 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1983(2): 102-111.
- [18] 曹强, 王迎春. “亚太再平衡”战略回顾与亚太地缘政治前瞻[J]. 东疆学刊, 2018, 35(3): 61-67.
- Cao Qiang, Wang Yingchun. Review of the Asia-Pacific rebalancing strategy and the prospect of Asia-Pacific geopolitics[J]. Dongjiang Journal, 2018, 35(3): 61-67.
- [19] 孙凯. 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研究[D]. 西安: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006.
- Sun Kai. A research on relevance between science &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economic growth[D]. Xi'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 University, 2006.
- [20] 郭树华, 包伟杰. 美国产业结构演进及对中国的启示[J]. 思想战线, 2018, 44(2): 93-100.
- Guo Shuhua, Bao Weijie. 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its revelation for China[J]. Thinking, 2018, 44(2): 93-100.
- [21] Saez E. Striking it richer: The evolution of top incomes in the United States(Updated with 2017 preliminary estimates)[EB/OL]. [2019-03-08]. <https://eml.berkeley.edu/~saez/saez-UStopincomes-2017.pdf>.
- [22] 张毅. 分裂的美国[J]. 美国研究, 2017(3): 30-43.
- Zhang Yi. A divided America[J]. The Chinese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2017(3): 30-43.
- [23] 张东冬. 美国国家实力衰落与国际权力格局的变化[J]. 国际展望, 2018(2): 32-51.
- Zhang Dongdong. American decline and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distribution of power[J]. Global Review, 2018(2): 32-51.
- [24] Kaplan R D. Earning the rockies: How geography shapes America's role in the world[M].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7.
- [25] 王贵正. 近代美英关系的转变[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9(2): 47-52.
- Wang Guizheng. The change of US-UK relations in modern times[J]. Journal of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1989(2): 47-52.
- [26] 马军. 论美国对法国结盟的缘起及演变(1776-1800年)[D]. 长春: 吉林大学文学院, 2007.
- Ma Jun. A study of the cause and evolution of America allying with France(1776-1800)[D]. Changchun: School of the Humanities, Jilin University, 2007.
- [27] 王玮. 美国早期外交中的孤立主义[J]. 世界历史, 1981(6): 18-27.
- Wang Wei. Isolationism in early American diplomacy[J]. World History, 1981(6): 18-27.
- [28] 王春良. 简论美国与拉美的初期关系[J]. 山东师大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86(1): 20-26.
- Wang Chunliang. On the initi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Latin America[J]. Journal of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1986(1): 20-26.
- [29] 王立新. 踌躇的霸权: 美国获得世界领导地位的曲折历程[J]. 美国研究, 2015(1): 10-33.
- Wang Lixin. The hesitant hegemony: America's long and tortuous path toward world leadership[J]. The Chinese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2015(1): 10-33.
- [30] 赵怀普. 从“特殊关系”走向“正常关系”——战后美欧关系纵论[J]. 国际论坛, 2006, 8(2): 44-49.
- Zhao Huaipu. Moving away from "Special Relationship" toward "Normal Relationship": Evolution of the US-EU relations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J]. International Forum, 2006, 8(2): 44-49.
- [31] 李和. 拉丁美洲同美国的经济关系[J]. 拉丁美洲丛刊, 1985(3): 52-56.
- Li He.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Latin American and United States[J].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1985(3): 52-56.
- [32] 德林. 冷战后的大国关系[J]. 世界经济与政治, 1994(6): 39-44.
- De Lin. Major-country relations after the cold war[J].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1994(6): 39-44.
- [33] 潘亚玲. 美国外交战略调整与中美关系[J]. 国际展望, 2017(6): 17-37.
- Pan Yaling. US global strategy adjustment and impacts on Sino-US relations[J]. Global Review, 2017(6): 17-37.
- [34] 张业亮. 冷战后的美欧安全与防务关系[J]. 美国研究, 2002(4): 21-47.
- Zhang Yeliang. Post cold war US-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se relations[J]. The Chinese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2002(4): 21-47.
- [35] 安格斯·麦迪森. 世界经济千年史[M]. 伍晓鹰, 许宪春, 叶燕斐, 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259-261.
- Angus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M]. Wu Xiaoying, Xu Xianchun, Ye Yanfei, et al tran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259-261.
- [36] 阎学通. 历史的惯性[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3: 22-23.
- Yan Xuetong. Inertia of history[M]. Beijing: China Citic Press, 2013: 22-23.
- [37] 胡志丁, 刘卫东, 宋涛. 主体间共识、地缘结构与共建

- “一带一路”[J]. 热带地理, 2015, 35(5): 621-627.
Hu Zhiding, Liu Weidong, Song Tao. Inter-subjectivity consensus, geopolitical structure and building "One Belt and One Road"[J]. Tropical Geography, 2015, 35(5): 621-627.
- [38] 蔡翠红, 倪世雄. 国际体系解构分析: 结构、变迁与动力[J]. 教学与研究, 2006(7): 46-52.
Cai Cuihong, Ni Shixiong. Analytic comparison of international system: Pattern, transformation and dynamics [J]. Teaching and Research, 2006(7): 46-52.
- [39] 赵怀普. 论冷战后美欧关系的调整[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3(4): 28-33.
Zhao Huaipu. Readjustments of US-European relations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J].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2003(4): 28-33.
- [40] 宋伟. 中国崛起与英美崛起的地缘政治比较分析[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2(6): 33-37.
Song Wei. A geopolitical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hina's rise and the rise of Britain and America[J].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2002(6): 33-37.
- [41] 王缉思. 美国霸权与中国崛起[J]. 外交评论, 2005(5): 13-16.
Wang Jisi. America's hegemony and China's rise[J]. Foreign Affairs Review, 2005(5): 13-16.
- [42] 吴良, 秦奇, 张丹, 等. 印度洋通道及其对中国地缘环境影响[J]. 地理科学进展, 2018, 37(11): 1510-1520.
Wu liang, Qin Qi, Zhang Dan, et al. Indian Ocean Passages and their geopolitical impacts on China[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8, 37(11): 1510-1520.

Analysis of American geo-setting and its enlightenment for China

HU Wei¹, LIU Xiaofeng², GE Yuejing^{1,3*}, HU Zhiding⁴, LIU Wenxin⁵, Dang Qin¹

1. Faculty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2.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999077, China
3. China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Qinghai Normal University, Xining 810008, China
4. Institute for Global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5.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Yangling 7121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geo-setting theory, an analysis framework of geo-setting is built in this paper,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dynamic changes of American geo-setting from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the geo-relationships, the geo-structures and the geo-space.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gives the United States a favorable geographical location, superior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absolute geo-advantages and the possibility of becoming the most important world power. In the course of its development, American geo-relationships take various forms, such as the confrontation, the competition, the cooperation and the alliance. The geo-structures have important functions. The inverted triangle geo-structure, the multipolar geo-structure, the bipolar geo-structure and the geo-structure of one superpower and multiple big powers have brought the status, the power and the interests for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geopolitics, the geoeconomics, the geo-culture and other aspects. The geo-ideological structur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faces with the rise of China needs to be renewed urgently. The main geo-space of the United States spans the North America, the Asia, and the Europe,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hinterland, the core geo-space, the ocean geo-space and the peripheral geo-fulcrum. Entering the 21st century,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and its foreign relations and the geostrategy are also showing a new round of changes and adjustments to adapt to the new geo-setting.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peaceful rise, China can actively shape its own geo-setting, solve complicated geo-setting problems and safeguard China's geo-security by building potential Indian Ocean Passages, building a mutual benefit and win-win "friend circle", and formulating its own geostrategy for development.

Keywords America; geo-setting;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geo-relationships; geo-structure; geo-space ●



(责任编辑 韩星明)